

TENGPING

藤萍
著

鎖檀經

情鎖

QingSuo
SuoTanJing

言情武俠天后驚世成名作
俠情經典收藏傳奇

人、鬼、神三界，數不尽的纖媚風流，
道不完的扣人心弦！

二十世紀出版社
全國百佳出版社

鎖煙經



言情武侠天后惊世成名作，
侠情经典收藏传奇。
热血江湖，刀光剑影，荡人心魄；
侠骨丹心，刻骨柔情，缠绵悱恻。
人、鬼、神三界，数不尽的纤媚风流，
道不完的扣人心弦！

滕萍
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锁檀经/ 藤萍著

--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5391-8105-9

I. ①锁… II. ①藤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15153号

锁檀经

藤萍 / 著

总 策 划	吴丹杨
责任编辑	敖登格日乐
特约编辑	李华丽
出版发行	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 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出 版 人	张秋林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	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	880mm × 1270mm 1/32
印 张	7
字 数	69千
书 号	ISBN 978-7-5391-8105-9
定 价	15.00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2—710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鎖檀經



- 第一章 意恨幽幽 --- 001
- 第二章 满路荆棘 --- 010
- 第三章 无益谷主 --- 019
- 第四章 罕有的女人--026
- 第五章 无心之苦 --- 037
- 第六章 杀机 ----- 050
- 第七章 生死之际 --- 056
- 第八章 求死 ----- 067
- 第九章 病榻之间 --- 075
- 第十章 独占之心 --- 084
- 第十一章 无益三宝--094
- 第十二章 永生不死--104

第十三章	被诅咒的禅宗	113
第十四章	前世之约 ---	122
第十五章	前世的约定--	131
第十六章	柳家杂院 ---	142
第十七章	心愿-----	151
第十八章	婚事-----	163
第十九章	有敌来犯 ---	174
第二十章	绝望-----	183
第二十一章	君情我意--	190
第二十二章	依赖-----	202
第二十三章	与子偕老--	210





第一章 意恨幽幽

他又在看佛经。

她慢慢地为他沏茶，淡淡的茶香静静地升腾，自水汽里看去，他分外的温雅而沉静。

她是他的妻，他们成亲已经三年。

“执——”他接过了茶，浅呷了一口，点了点头，“谢谢。”

她笑笑，“你慢慢看，我出去了。”

他并没有看她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于是她就出去了。

这就是她的生活——为这个男人，她要过的一辈子。

慕容执走了出去，她能说些什么呢？她嫁的，是世上最好的人，最好的侠士。他是江湖上脾气最温文的男人，是

少女们梦中的如意郎君。

他可以当任何人的知己，为任何人解决难题；他学富五车，读书破万卷；他武功高强，世间罕有；他温柔体贴，尔雅清隽；他是江湖后起之秀之中最杰出的一个；他悲天悯人，有救世心肠——但那又如何呢？也许，只有一件事，是他不会的——他——不会——爱他的妻——

他不会爱他的妻，他不会——不是他不愿，亦不是他不能——若是不能，她也就死了心——而是他不会！

他对她很好，好得就像对其他所有人一般。他从来没有对她发过脾气，没有对她说过稍微无礼一点的话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他甚至从来没有碰过她的手——

三年了，他似乎从来不知道“妻子”这两个字的意义。他不懂得向妻子吐露心事，不懂得——不，他不是不懂，而是，他从来没有想过，什么柔情蜜意、爱恨情仇会发生在他身上，所以他也从来不会感觉到爱——所以，也就比谁都无情。

这就是她的夫啊！

慕容执淡淡地回忆，慕容世家一向眼高于顶，会把女

儿下嫁，那是非常非常看得起他，只是，他们都不知道，这让整个江湖为之震动的男人，其实——也只是个平常人。他的温文是天性，武功是天分，成就是天生。而他的人，其实——也只是个还没有成熟的好男人。只能这么说吧，他是个有点单纯的好男人，却不是一个好丈夫。

他叫柳折眉，这是一个非常清丽的名字，听起来像女子，有很多人觉得这名字根本不适合一个挥剑江湖的青年男子。但慕容执却知道，再没有比这个名字更适合他的了，因为，他是个和这名字一般单纯而无情的男子，如可以折眉的柳，一般的风致飘逸，也一般的容易伤人心魂——

“执，明天——我——”柳折眉从房里缓缓地走了出来，眉眼温柔，正想向慕容执说什么。

“我知道，你——又要出去了，是不是？”慕容执只是笑笑。她拿起一件新的青衣，抖了抖，轻轻折好，“我会为你收拾行李，这件衣裳，是我从店里买回来的，你知道我不会做衣裳。现下天气转凉，你出去也带在身上，派什么用处都好。”

她还有一层意思，如果受伤，撕了当作包扎伤口的布

条也好。

柳折眉点头。他从来不会和妻子争什么，她要如何，他都依她，她自会把什么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。也许，这就是“良妻”的典范。

“执，我明天去是——”他沉吟了一下，似是想说什么，但终于没说。

慕容执本是等着他说下去的，但和往常一样，他终是没有说出口。

“很危险吗？”她问。

柳折眉微微一怔，“你知道？”

慕容执淡淡一笑，“因为，你从来不说，如果你觉得没有危险，你是从来不会告诉我的。”

他去哪里，真的从来不曾对她说。她只能在很久很久以后，才隐约地听说，他又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或是他和他的朋友，去杀了哪一个江洋大盗；或是他又和哪一个高手动手，大胜而归；又或者是他又揭穿了哪一个门派的阴谋。只是，最奇怪的是，她连他的朋友都未曾见过，就像外面传说的那一个他，和眼前这个温柔男子并不是同

一个人，她像从不曾真正认识过他。她也无法介入他的世界。

“我去帮无益门守住他们本门的无益三宝，但金龙朴戾虎视眈眈，他武功之高，恐怕江湖上无人能出其右，我——我此去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——”柳折眉缓缓地地道。

慕容执从未听他说过这么长的一段话，显然，明日一战，他并无必胜的把握。她微微叹了口气，“你就不能不去吗？”

她心中淡淡苦笑，他一心一意为别人着想，却从不曾替她想过。

“不去？”柳折眉微微皱眉，奇怪地瞧着她，“怎么能不去？你怎么忍心看无益门惨遭灭门之灾、见他门中弟子家毁人亡？”

慕容执本没有指望他能说出什么她希望听到的话，但他这话无情至此，着实令她心寒。

勉强笑了笑，她无话可说——能说什么？他只知道，别人死了会有人伤心难过，而从来不曾想到过，如果他死

了，她要如何是好？她会不会伤心难过？或许，他觉得他的妻，应该要和他一样坚强，或者说，一样无情。

她嫁了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啊！然而她又深深知道，有很多江湖女子，正深深嫉妒着她，当然这还不是最可悲的，最可悲的是——虽然他如此无情，但她竟然是爱他的！她——爱他！



他走了。

慕容执揽镜自照。

她并不是一个美丽的女子，她的眉太淡，人家说这不是福相；她的眼也并不如何黑白分明，转动起来更没有什么流盼的风情。她只是个很平常的女人，穿一身青衣青裙，和所有居家的妇人一样，挽着发髻，抱着洗衣的盆子，望着远方。

很难想象，三年前，她还是慕容世家一呼百应的千金小姐。那时候她穿最好的衣服，戴最好的首饰，过最好的

日子。

那时候，她并不知道，脱下了那些花粉衣裳后，原来，自己竟是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女人。原来，自己并不美——这个认知是她这三年来惟一的收获。

她也曾是个娇贵的女子。记得刚刚嫁入柳家时，面对着满院萧索、四壁徒然、他温柔而无情的态度，她也曾经想过离开。但是，也许是因为爱他，也许是因为丢不了这个脸，也许是因为没有勇气，总之，她还是没有走——

三年下来，他改变了她，她变得达观，变得淡然，变得很知命、很随心——她变成一个平淡而无所求的女人，谈不上是好是坏，但总之，不再是当年那个年纪轻轻的闺阁千金了。

三年，好像改变了很多，很多。

只是三年而已。

看着镜中的自己许久，慕容执放下镜子，轻轻叹了口气。她的夫，他没有看见她在他书桌上摆放了一盆小黄花，也没有看见她在书房门口贴上了两幅字画。一幅是“雄雉于飞，上下其音。展矣君子，实劳我心。”一幅是“自镜中

三年，无情不苦，若是有情如何？坐看流水落花，萧萧日暮。”第一幅是诗经《雄雉》，说的是思君之苦；第二幅却是她自己所写，小戏笔墨，不过自嘲而已。但诗经也好，闺怨也罢，他只看他的佛经，关心他的大事，这小小笔墨，如何与他的人命大事相比？他的妻写得一手好字，有满腹诗书，那又如何？她只是他盛情难却之下娶的妻，她只是一个什么事都不懂的千金小姐，她只是慕容世家千娇万宠的一个小女子，她不懂他的大事，不懂他的抱负，不懂他的想法。是不是就因为这样，所以她永远走不进他的心？

看窗外秋风瑟瑟，千万黄叶凭风而起漫天飞飘，她又悠悠叹了口气，轻轻拨下头上的一支银簪，换上一支木簪。

她轻轻站起来，换上一身平日穿着的青布衣裙，打上一个包袱。

她最后看了镜子一眼，笑了笑，轻轻走出门去。她真的只是一个居家的女人吗？她今生今世真的就要困在这小小的柳家别院中，洗衣种柳，然后一日一日等着他回来？

——直到某一天，他再也回不来？

不是的，她不愿这样，她愿意等，但不愿看见自己这

样的结局——有许多事她本来从未想过，但昨日他说这次他可能会死，于是她想清楚了许多事。

她知道自己今生今世都无法成为侠女，她并非英姿飒爽的女子，亦没有俏丽的容貌、称雄江湖的野心——她只是一个淡然女子，淡得几乎没有颜色，但她终究是慕容世家的人。她不能与他同生，但可以与他同死——并非因为节妇的贞烈，而只是因为——她爱他——而已。

她爱他，如果他会死，那么她与他同死，就如此简单而已。

所以在他离开的下午离家，踏上和他相同的路。

第二章 满路荆棘

她实在是一个貌不惊人的女子，又是少妇打扮，一身的粗布衣裳，一路行来，竟是无惊无险。她甚至可以听见人们对她的议论猜测，以为她是寡妇回娘家，或者是弃妇寻夫。因为单身女子外出，总不是什么好事。

闲言闲语，说说也就过了，她听着，也只是听着，并不生气——换了自己看见一个女子独身远行又会有何想法？还不是相去不远？人总是好奇的，那又有什么可笑的？可气的？他们并没有恶意，只是好奇，好奇罢了。

在一家茶馆稍事休息，她要了一杯苦苦的云香，淡淡吁了口气，靠在椅子上休息，慢慢地呷着那茶。

她并不知道，她品茶的样子，有着一一种独属于她的天生的淡淡慵懒的神韵，加上那微微愁倦的眉头，在有心人

眼中看来，那是非常动人的一种妇人的韵致。

“请问，这位夫人可是前去无益门？”一个很年轻的声音响起。

慕容执缓缓抬头，放下了茶杯。那是一个眉目英俊，生得相当俊秀的白衣男子，约二十出头年纪，腰悬长剑，显然是武林中人。她眨了一下眼睛，“为什么我一定是去无益门的？为什么我不是去别的地方的？”

白衣男子微微一笑，“由此前去，除去无益谷无益门之外，并无其他地方值得夫人前去。夫人似是远途而来，衣裙沾尘，脸上却毫无倦色；手持沸茶，入口即饮，显是身怀武功。既是如此，在下如何还猜不出夫人欲去之处呢？”他本是与慕容执邻桌，因而两人攀谈，很是自然。

慕容执心中暗自叹息，她从未行走过江湖，不知江湖中人目光竟然犀利至此，笑了笑，她缓缓地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阁下岂非是同路之人？”

白衣男子一怔，不觉笑了——好聪慧的女子——她这一句，意指他与她相同——他何尝不是身怀武功？因而依他自己的推论，何尝不是前去无益门？“夫人敏锐，在下

甘拜下风。”

慕容执本来并不喜欢有人打扰，更不喜欢与人同行，但此时心中一动，她缓缓地问：“不知阁下高姓？”

她虽未入过江湖，但自小在江湖世家长大，江湖口吻却是耳熟能详的。

白衣男子点头一笑，“在下千凰楼何风清。”

慕容执从未听过“何风清”这个名字，皱了皱眉，“千凰楼——是不是有一位——七公子？”她的语气很不确定，因为她从来不理江湖中事。

何风清惊讶地看着她，“是啊。”

他顿了一顿，又问：“你不知道我们公子的事？”

慕容执摇头，她哪里关心这些，她只关心——“你知道柳折眉吗？”她问，这才是她会同他攀谈的原因，她只不过想知道她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侠士，有着什么样的名声。

何风清奇怪地看着她，“你不知道我们公子，却知道柳折眉？”

慕容执皱眉，“你们公子——名气很大吗？”

何风清笑了，“至少不在柳折眉之下。”